

重修上高縣志卷十

知縣事古閩林元英纂輯



藝文志記

記二

元

正德書院記

吳澄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孛蘭奚所創建也夫荆揚貢金從古以然周官卅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

官也蒙山跨瑞袁臨三郡之境固爲寶藏唐以前未之聞
宋之中世近山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
其職者旦旦惟利國是圖旣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
意哉當衰衰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益遠
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
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
以忠至祇謁

先聖顧瞻憮然卽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堵除甃
砌端好

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餘
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
招集徒衆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者前
龍興路學錄鄒氏則也予嘗歎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
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
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
都邑則其俗陋身不遊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殆
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
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

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繫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爲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婣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竟

易侗儻重義輕財嘗治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與容遊天京爲貴近所喜愛中旨來蒞是官先是官課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爲言於當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而辦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責於己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正德書院記

姚雲

蒙山界瑞袁臨三州寶藏興焉蓋天地精粹剛明之氣所融液也天生五材以足民用日用而能知者誰歟凡人稟

金氣以生者其德爲義爲剛果爲明達爲好義之君子出
爲世用可以正君定國敵愾卽戎顧辱於物之寶而賢之
寶未著焉何也嗟夫古之化民成俗者其必由學乎學者
所以輔相裁成天地之德而立於正者也於是提舉陳侯
以忠修學淑人之意庶乎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先是有居
是官者曰冀人侯孛蘭奚廉而賢不私貨利爰立書院以
正德名鳩僦未卽功去代爲是官者黷貨罔衆宛焰熾然
五縣爲炭救死不贍奚暇學昔之渠渠者狐疇蛾術之矣
侯卑人也官他州若或於慎亟走闕下言狀臣世旨國恩

茲場隸也知空穴無甚寶以民成民本也地偏戶瘠固文
母湯沐邑赤子也勿暴征便幸如臣言卽課負毀家以輸
在廷察其誠奏特命君當道者愼而墨淫威敗謀侯欣然
曰吾爲兩宮爭黔首代受炮烙之痛苟以此獲戾願甘心
焉旣蒞事悉行所言綏靖萬姓而常賦益無缺於是知民
富可以教大捐已貲修廢庠聚黨士立師焉耆耄咸歎俊
士奮勵交頌迭譽相率來告於鄉之老姚雲曰興書院前
此矣復興昉乎此其未復也敗羣如瘵人立灌莽中烏睹
所謂書院者哉今孔堂巍巍靈光再存室厦庖福櫛比以

重修上清縣志卷一
四
整講有堂燕有寢釋有門崇墉鍵筦以戒不虞五采煥然
毋汰官制其春秋裸瓚有容冠佩咸秩器服不假且曰是
不給於養者且益聘壽俊可以爲師者必鄉評選悉革俗
學庶士知聖緒文統之傳者遠也吾徒州里之見也抑此
事非常有者例春秋宜特書子之文行遠矣乞一言通諸
四方可乎余不得辭乃告之曰人稟五行之精以生生以
五精爲用金四物之一備用而非爲寶也精氣爲物秀於
物者爲人人之生知者鮮矣未有不學而知困而學者學
猶治也金不治礦而已人不學樸而已聖賢非異治也固

天地所生以養民者聚之曰府因其所養道之以教爲事
正德三事之綱領也所以教也蒙之地近寶故民機巧而
趨利鄙於陋阨故士塞而忠其秉彝好德何可泯哉繼自
今立先覺以覺後致多聞直諒以輔仁廸其良知毋昏墊
於利欲博以文禮毋瘠潰於固陋正大易理財之辭明大
學爲利之義必有傑然出爲世用者且乾具四德始元終
貞貞元相推其行爲金爲義六府地產也必格物致知立
教之目四德天稟也必盡性知天克學之極此古者門塾
美化之所先非正義之君子孰察乎此陳代爲著姓諸大

父氣義許交多致天下豪雋如齊諸田魯朱家綠槐絃壺
巖泉螢雪事尙在長老之耳固吾舊遊也今復能崇儒興
化以接鄉人於道其源流遠矣傳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古有隱君子卻聘金謝楚相畊
於蒙山之陽者今庶幾猶有斯人乎吾安得友而共評之

正德書院田記

邑人鄒民則

大哉教之感人深也嘗讀宋景文成都詞碑稱文翁治蜀
肇開學校以詩書教人後宋高朕復能興完石室之祠二
賢並列流風遺韻千載如新蒙山之學前提舉侯李蘭奚

創之觀復公重修之事雖同而實不同夫以成都之富饒
二千石之氣勢興造學宮材力優贍命相如爲之師則有
以教省財用更徭役則有以養是經久之制已寓於開創
之初高朕繼之不過興其廢以完之耳豈若正德之建功
僅數椽學官無以養廉生徒無以供給纔踰兩紀上雨旁
風蓋存乎賦於民者有定制貢於上者有定額雖欲修葺
無所取材因循頽傾勢所必至非我公以咳唾萬金之意
氣廓萬間庇寒之規模銳所急修成所未備八年之間始
終不倦安能煥乎其更新巍乎其壯麗也不惟興學以美

乎觀瞻必欲置田以資乎久遠捐貲不吝益務擴充好義之士李瑞卿李祥卿又能體承以成其美崇獎風厲具申上司而益孜孜焉新廟貌置祭田勸講以禮士課試以崇文作養人材以備選用凡可爲斯道計者靡不留意其功固倍於高朕也民則初而倡開端之義旣而效綱維之力今而覩輦飛之氣象喜增衍于膏腴致請于公立石詔後公曰教思無窮卽人心之碑也焉用石民則曰不然教與養不可偏廢田與學相與悠久公之興學置田用心勤矣不有其功德謙矣然不可使後來者不知得田之難也自

茲以往至領敦勸固不乏人職教書堂有如傳舍其人賢雖無紀取之文自有道義之味萬存一焉瞻茲碑之穹然過其下而眦睥愧者或有所不爲懼者或有所不敢則斯碑也未必非扶植之一助也謹以公所置贍學租穀租鈔及李氏兄弟元昇田租并刻之仍虛其下方以俟田增愈多則學久而愈盛士君子孰不受夫子罔極之恩孰不爲教子義方之計修學明道萬世一日民彝世教萬古一今輔翼振德期於方來正遠也然則我公之教思又何有紀極耶

修縣治記

姚文龍

上高縣瑞之屬邑也至正乙亥冬瑞始附丙子春上高之民亦附焉以故不火於兵官舍民居悉如舊閱三年有仕是邑者欲革而新之未能也時邑丞岳興徃役於淮歸歎曰官無所止非制也置而不問非職也民有所擾非政也於是獨力任勞惟物之係於官者取以用不足捐已俸以足之工不告勞民不知役甫五月而畢邑當要途過者稱其美庚辰四月予以王事諭民畱是廳者終日詢於衆得其實語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役也丞之爲

人亦可知矣因嘉其成俾勒於石庶來者有考云

學宮碑記

劉將孫

上高縣元豐間始建蘓文定公嘗爲筠司正記其朔廬陵曾同兩教諭是邑致書於予曰上高縣西山行十里有隱君子狂毅夫者好義人也其子清則尙德而文爲本邑學直凡三十月悉以官所得俸爲

文廟卽修祭器廟制窄狹則捐已地以拓大之大成殿東西二梁蠹益壞官吏仰視竊嘆幾年於茲乃于乙卯臘輦美材撤而易之凡瓦甃磚之破缺者煥然一新具見宗廟

百官之笑富皆清則力也至其父子之竭力於是也不以
微名不以干利不求福其所以勵流俗而樹風聲誠不
可不使後來者益加勸勉願爲記之予愛魯公叙其事核
而確不浮不濫可以風可以勸也復爲之言曰修學多矣
有取辦於衆力者有望給於有司者有借之以爲名者有
飾其舊以爲欺者有更其一二反不如前者有增益其所
不必有者有補苴罅漏而張大之者皆非能善所事也若
一家之力一士之志旣捐俸以爲公用亦捐地以爲廟基
事雖淺小而其效甚大一出一納苟不欺則公矣况不有

其所當有也事其事而不矜其事者已難矣况事爲衆人
之事而獨捐其所甚愛以衆事爲己事也余安得不急稱
之以示獎勵哉嗚呼人不知事夫子則已儻知事夫子當
必竭盡其心昔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退而言曰少施氏
食我以禮夫事夫子者多矣固有厚於少施氏者矣固有
勤於少施氏者矣豈盡非禮哉而夫子獨以少施氏爲禮
者何以其出於誠也然則清則之善事夫子也固於捐俸
制噐助地立廟而見其誠矣吾固樂爲之記魯公又言毅
夫多善舉乙卯五月澇驟漲一日夕高數丈居民雨蓋升

屋巔數日不火食其父子具飯促舟往食之邑人高其誼所濟不可勝計水去米值騰涌爲粥於門食餓者日千人或持金轉糴謀鬻利謝曰吾非不愛汝金也畱此續鄉人食是皆急義輕利宜率連得書延祐三年夏月辛卯朔

重修儒學記

教諭馬存仁

上高縣繇宋元豐五年始有學遡其歲二百七十矣屢修屢壞有田爲租四百餘斛浮屠侵之者過半由是廩租稍薄不足以稱事故學久宜修不敢輕舉鄱陽吳公文郁宰是邑始至謁奠於

先聖先師俯仰上下或壓或圯大懼不修且壞顧縣治驛館方有事於斧斤未遑明年捐俸鳩工市材或因故爲新或以新易故彌高有堂則撤而更之日極高明又明年復侵田者二百五十斛於是游歌有所教育有法諸生以諗存仁曰夫功因事立名以功傳古之人一事足稱君子惟恐其或泯公之於學校其用力勤矣請刻石以記竊惟虞夏商周爰暨于我皇元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蓋以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後君臣父子之道著縣令於民最近示以教化莫學校若也夫民羣居不亂而相率以敬事其上者非

曰法制禁令足以鉗制乎下詩書禮樂之教行仁義之化漸其心耳或者不知務此所以臨民者徒恃一切急迫之法及民悍然相視以抗其上乃始低首下氣以和其民然後知教化之足尚學校之不可後也公於是邑不暇他務首以學校爲先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道豈小補哉孟子謂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公其知急務者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公其有焉存仁忝文學受知爲最深是役也實董之樂公之事光乎前勵乎後故喜爲士君子道亦俾繼余而來者以公之心爲心庶幾無弛成法

明

重修學宮記

邑人王綱

古之爲治者未有不以興學立賢爲先務蓋學校禮義相先之地人材所自出王政之本也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內建大學以來天下之英賢外設府州縣學以育民間之俊秀三代之風萬古一見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衣冠禮樂之教颯颯乎固已超越漢唐宋元矣上高之學其來已久中間興廢則在於令之賢否焉正統紀元大尹華容嚴公肅來令斯邑下車初見廟貌卑陋頽圯顧

瞻徘徊慨然以作新爲己任計工度材四境響應廟堂廊
廡齋舍厨庫庖湑莫不煥新聖賢儀像凜然聳觀學者誦
其詩讀其書想像其儀容氣象而有得焉其所以爲聖爲
賢者不在茲乎是役也用力久而民不以爲勞用財廣而
民不以爲費皆賢令尹之措置有方以善養人而民樂於
爲善故事集而民不擾也掌教四明馮蒞揖予而言曰方
今爲教官者以科貢得人爲稱上高學自宣德以來五舉
乏人及大尹嚴公視政之後勤於勸勉辛酉科得一人章
彪甲子科又得一人章泰謂非賢令尹作興不可也公夙

居方面知學校之興在於提調得人尹之用心如此而其
效之甚速又如此願記其事以示將來使後之令斯邑者
知所重而學校人材源源不已予謂自古治道之盛衰視
學之興廢何如耳大尹之爲政惟學校爲先務可謂知所
本矣使上高之士相與揖讓乎其中而敦實行焉人材之
盛邦家之光胥在是矣故爲之紀其事以示焉

重修學宮記

邑人黃景

上高儒學負敖峰迎錦水蒙末聳翠金石浮玉山川映帶
秀麗如染學宮肇宋元豐五年穎濱先生有記區域廣袤

具載圖誌歷歲因循民居侵其西偏餘數百年日滋以偏矧禮殿明倫堂率因元制卑猥脫畧既弗稱我朝尊崇先聖之意又不足以紓暢豪傑襟抱有識者閔焉成化乙未臬僉五羊陳公騏戾止諸生抱邑志以訴公素剛明刻日復其地衡若干丈從倍之命邑令謝綱作新焉丙申十月建大成殿於左方高五十丈廣與高等邃如廣之數立明倫堂於右方其規制殿高則五殺二廣邃五踰四未畢功而用卽置逾再朞而棟欲撓官守迭代過者興喟歲丙午督學憲副姚江馮公蘭至邑環視太息爰命邑令吳興

張君巽扶其顛而備其缺於是陶甃周殿以防其欹而門廡庖庫齋館庭廡以次井然規制備而等殺明回視前功益爲人所仰矣教諭海陽蔡公澤謀紀其蹟於貞珉以傳不朽屬予記之竊惟學宮之建獻馘飲射古道尙矣孔子明古道以教人列聖相承益崇聖道廟祀禮樂視天子之制養士取士惟斯道爲的學校人材陋漢唐宋元而追蹤三代矣猶歟休哉夫地靈人傑古有是言也上高山水秀發前代皆有聞人後俊生長於斯而願學孔子者拜秋陽之皞皞觀新宮之翼翼仰前哲之遙遙盍思所以自強而

以其道見諸行哉抑有告焉上高江右中邑耳凡有興作當酌材力以制用使其可繼則善也是學前後歷十三載營度經十數人百費計億始克卒事亦可謂艱矣後之留意於此者宜致思焉是爲記

重修儒學射圃記

邑人李春

聖祖建極詔天下府州縣學立射圃有司朔望謁

先聖升堂講經畢率諸生事射禮然縉文盛而真意衰日趨於弛始廢而興者歸安張侯元器再廢而興者江寧王侯興學繚以垣樹以松構以堂百器數咸備教諭郭君

泗訓導何君源潘君濬請勒石以示不朽乃屬春爲記惟時華林山寇未靖而侯爲是舉益可與知道者言也夫階之爲亂庶頑讒說之弗忠弗直古人侯明撻記將欲容體比禮節奏比樂內正外直而悍逆暴戾之氣於焉潛消德行成俗謀閉不興皆是基之也自斯圃旣成華林底謐雖不敢誣以速化之功然修教伐崇因壘而降或者其在茲乎噫使教之士力行不倦真意不衰豈曰文事武備將復三代全材而雍容揖讓之風亦克行于一邑而追之隆古未艾也春謹執筆以俟

改建便民倉記

邑人簡沛

上高縣有倉曰便民貯常賦也官督於斯民輸於斯便乎民亦便乎官也舊時倉在石家埠距縣十五里路遙野曠賦貯無定倉日就頽法日就弛於是有侵漁之弊逋賦之民期既迫督檄交馳民無完膚官無完名不便實甚蓋病於是倉之廢故也歸安陸侯時雍來蒞吾邑竊憂之廼市隙地併義倉故址為改便民倉計下告吾民市材興工經畫周悉又恐勞民傷財贖輕犯以助厥費選耆民介者司財而官無與焉再踰月告成中為廳扁曰孚義後為退食

所四圍為廡七十二外各負垣虛其前楹以防風雨之患方經始日侯與民更新隨糧定則及期輸納者絡繹惟恐後嗣今官無催科之勞民無胥徒之擾皆侯賜也侯惠吾民至哉時丞則廬江夏子仕琦幕則安陸劉子綬與有力焉教諭阮子浩訓導潘子昂丁子獻咸謂廢政修仁澤著法典彰常賦克宿弊革官用節民力省有七善焉可傳矣以屬簡子沛沛惟侯明而果廉而仁凡可以便吾民者心靡不盡蓋匪一倉然也侯惠吾民至哉遂述其事為記嘉靖三年十一月朔旦記

重修架閣庫記

邑令陸時雍

嘉靖甲申春余由癸未初選奉命來令茲邑力綿任重恒懼弗勝更諸廢有待旦夕鞅掌一日稽察縣歲積幾何以審盈縮入而顧宇歲久頽倚木如蠶食土封四圍湫隘齷齪而金帛籍鈔錯處無別守者卧爨與之相連律諸泉府重典殆有愧焉竊思國家設庫置守所以聚民財而給公用也今若此焉用令爲哉且上高無城守而崔苻竊發萬一疏虞厥負惟深怏怏未釋適邑有富民江某以訟至縣訊以董之勸之江卽怡然以應木石陶瓦工役諸費舉聽

自用而屬民罔聞乃撤去朽腐因其地爲屋者三規制宏做視昔有加周豎以石防火盜也下襲以板遠濕潤也豎宇舍屋之南嚴扃鑰也內列柵三區以貯羣物便查閱也外鍊鑲棖闌謹出入也肇功於是年九月九日十月十日事竣之期也落成日僚屬夏君士琦初至與司邑教阮君浩潘君昂丁君璣相顧喜而屬余曰是役也官民不與知而聚財之地人恃以無恐君其書於石以俟來者余莞爾而言曰斯固宥司事也奚以異奚以書雖然信而後勞廉潔易辱夫人避是名而後得此書也吾去而民無以是累

重修石城記
吾則幸矣第民義不可泯敢書石以紀歲月云爾

重修石城記

邑人吳學詩

夫政因也因有三蓋天地人云易言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於王公則言設險是天地自爲險也而王公設之設非自創也惟天地是因則人險天地之險孰先孰後天地非人孰因人非天地孰因夫因基者易因墟者難因羸者易因詘者難因有形者易因無形者難以因詘之民而當因墟之勢以舉羸之繁費而責之以累簣之積功而紛之以未萌之變而重之以將熾之形此非區區之見所

可議也必有達識之士以身橫塞其衝而後能挾其民以辦天下之大事分疆畫寓能以蒼赤之命請命於天地而終絜其城郭以分之而民恃以無恐上高古上蔡鎮故無城後改爲邑因陋就簡卒無城蓋險可因也而民亦恃以無恐長吏直置之若亡圜然卽語次頓懼染指更數十長吏而故墟若故爾者城池之防心運肢翼籌議之臣復爲過之盡重民也非讐有司也有司不讐法以重民非守之不可守則必城城則必因此因民心以還天地以終此險也我侯戾止機灼務先卽欲成城乃成梁以試民而梁遂

成復習之幾期政成民逸乃下令以成城諭諸父老父老
唯唯請命遂因民意報可維時都御史徐公弼凌公雲翼
繁省成都御史楊公成相先後監察御史燕公儒宦並以
民意采納郡長胡公同文郡理蔡公應科畫原啟疆盈縮
廢興以授之程公大廉夙夜勤拳惟隳事是懼計議調停
不遺餘力擇邑之長可使者數十分督之勅發官帑計數
丈尺週圍五里高踰常廣宜步天地不人不因人不天地
不因山齒川醜闔牆封堠東縈西拂空翠欲餐北顧南眺
飛雲凌亂四地知躍重墉駢峙爰址發祥屹成鉅坊東曰

旭屏西曰末華南曰躍錦北曰招敖次東曰環洲蓋志因
也夫民因險吏因民上因吏以信民顧其所因機宜足辨
廼能破拘攣之見以成上下之固也夫邑星布林立與王
化爲遠邇無論四肢卽榮衛交貫天下一邑之積也假令
連數十城若敖連數十城之民可使若敖連數十城之吏
能因民若敖則何績之不成而天下可臂指使也其諸並
事分畫計功與有成績若縣丞楊政主簿吳邦維蕭曰元
典史戚燦張敦化例得並書

文昌閣記

邑人聶應科

重刊 高鼎志 卷一
余邑之有閣舊矣曷爲乎名而新之爲黌宮設也閣居河
之南望黌宮而突出按形家爲文筆峯其故稱觀音閣則
所托也往毀於宏治間其地遂爲居民土著云乃其事則
諸長老猶能道之當閣未毀時人文蔚起聯翩如林子辰
七舉五進郁郁乎焜燿後觀矣古今人詎不相及相提而
論抑何遜前烈多也蓋若閣所助焉諸文學扼腕其中相
與造長吏而請者不可紀數顧先是長吏不無秦越視之
卽有杰然者間或爲上官所束往往不得請以故議寢而
事輟若將有待而興也歲戊戌粵西黃君令余邑郡大夫

周公令黃公下車問民間便宜諸文學相率以其事請白
之郡郡報曰可於是令君以爲善者因之適里民趙傳等
慨然以其地獻餘者願屢以供祀費乃移舊所爲青雲樓
而改置焉深廣各若干尺架閣而主文昌不閱月而事畢
筦庫之士一無所與工成黔中孝廉曾公署學政令諸文
學潘况趙吳輩屬予記之予不佞受而嘆曰諸大夫有意
夫文哉夫文情深而用博文昌位在北極主文武之司而
命之曰文明所重也說天莫辨乎易易曰觀人文以化成
天下則文可知也明興闢宇宙而重朗天下文明當是時

方拮据馬上業乃即召文學儒者若而人虛左席而訪之
篤於文矣罷諸科一以明經引天下士即辟召不數舉行
雲蒸龍變之英後先崛起靡不以文章飾吏治批卻導窾
諸不具論即古畧士記臣所爲射缶得者率攘袂先之是
何一招而百應哉前代詭以名收故士詭以名售國家一
意於文而士得以畢其用邇來天子拊髀人材諸當事者
謂文章士不當於用夫文以經緯天地曷施不效彼其不
當於用者必非文也諸文學龍潛豹隱斑斑具矣近修形
勢而祀文昌假靈於天因勝於地鼓鏡於文翩翩乎茹連

而穎出將自今日始顧諸儒學之文具在上則効調變而
資黼黻次則爲保障而作干城俾名實相稱斌斌質有其
文庶斯閣且不朽而兩君子有至教矣若其抽黃白媒青
紫當事惛惛無所辨而曰吾業以文章起諸所不習是文
不負士士負文即所稱天垂象地效靈者將焉用之諸文
學勗矣寧人靈地毋地靈人勉圖所豎以光昭令德即余
不敏受事兩君子之後有餘榮焉
國朝

聯璧書院記

邑人王鼎堅

予居距城東五里而近風氣稍淳無闐闐囂浮之習父教
兄勉惟是朝呶夕唔與書籍相終始時序遷流毛錐化爲
劍戟藏修之室盡作斷梗荒榛澌不可問家大人甚憫
焉請諸先大父曰弓冶箕裘世守其業而後能爲良使見
異而遷子輿氏之母且不能不爲子慮况下此者乎然呼
之橐中輒不能應於是竭生平之力多方拮据於岡巒廻
複松竹茂密處拓土爲基架層樓一所周匝以垣東則砌
小石室藏圖書稍折而南爲小軒以待賓朋宴息其外爲
看劍閣消暑亭其前蒔蘭種菊旁穴土爲池拋蓮葍其中

金魚潑潑刺水若桂若柏若橘柚因地位置頗不雜沓登
樓四望西則雉堞參差出於林表每晨鐘初鳴未嘗不拔
劍起舞東則石井龍潭澄泓萬仞風雨之夕徃徃聞蛟螭
吼聲似欲破雲而飛也三鏡玉屏諸峯綿亘聳峙於前儼
若正襟危坐對之令人生敬而蒙山一嶂青翠插天似張
錦幄焉長江一線依樓趾而東朝則欵乃與書聲相和夕
則漁火與燈光共明鷗洲淩流如浴羽獅石踞潭如濯足
蓋亦山川孕竒之會也至書籍之闕有問者購之坊人搜
之遺帙採之父老居僻而善藏者手錄之暇則刪訛訂謬

如是者十餘年雖竹簡韋編靈文秘檢較昔不逮庶幾几
案戶牖間皆箴銘書冊也而有志之士願共切磋者不啻
掃榻相從遠近負笈多至止焉一日顏之曰聯璧乃呼予
而前曰若知兵燹之餘不暇問家人之產而惟此是急與
所以命名之意乎曾祖勁節蘭臺豎勲薇省伯祖亦乘五
馬稱循吏而叔而弟先後連鑣江國爲一代偉人予雖蠻
序未能遠舉然亦時爲之也語有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
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當此否運旣終文明欲啟必有以振
作而光大之庶幾璧合珠聯先後掩映且玉在石爲璞雖

之鑿之磨之礪之小則爲規爲璣德人佩之大則爲圭爲
璧聖明寶焉爾其仰而思俯而讀几上之書規璣乎圭璧
乎於爾能無厚期與予時入於耳怵於心懼不克恭承父
兄命以遺前人憂於是謹述其勞瘁貽燕之猷而書之於
壁以當紳佩云時順治癸巳歲仲春中浣日識

末山石巖洞記 有序

李凌漢

余性慕山水凡足力所能到者無甚險怪驚人故
常披桃源龍海洞等事以爲昔所載者皆荒唐不
可考耳末山有石巖洞爲余家八景之一標題屬

筠陽藍詞林手句可得而傳也余髫齡時即懷其勝但洞非可率遊惟當旱歲巫人擁衆禱雨斯可入觀焉鄉人有以洞中景物告余者余亦未之信康熙壬辰夏旱災彌月邑有禱雨之舉因尾衆而往遊見洞中諸景物駭余心胸者較鄉人言更多而且詳余因叙次為記以誌山水之勝云

末山之麓有洞洞為石結層巒上擁疊乳下垂酷如寺觀中泥塑普陀巖但少一活大士不然則以為身入南海矣其洞口雖寬大路皆亂石顛欹危側難履捫蘿飛越而石又苔蘚膩滑視下高隔數丈餘此時若作生死想便無緣以入踰此下洞中右有沙夾小石如洲可容千百人外即有陽光斜入而陰氣逼人皆膽落相對俱非本來面目也洲下有水流冷出非常以足試之如被刀割時雖盛暑非披綿則寒縮不振傳言冬月又屬奇溫立此望內如漆入亦無路緣溪而往人行石縫中列炬如星鑼聲喊聲響應兩岸闊百餘丈以目仰上高絕疑另有一天行里許有一小徑鄉人言此通雷公殿者引余上觀徑險滑世所未經及殿其形果如人居址有石上立狀類雷公實肖其

名而其名亦不知爲何世何人所顏上有小隙透明如月中分高上新田三坵界限畫然常以田之燥濕卜三縣豐歉又一井以水之有無占年歲之水旱側有龍牀龍跡天矯如印其殿雖臨水實燥潔可書有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八字大如斗筆跡雄偉想出自仙家餘詩甚多字漫滅不可讀但見所誌年月有云天福一年永樂四年者亦可異已前有一石玲瓏可愛儼若華蓋下此從原溪逕進數百步又有一小徑言過此上有石獅口中吐水余往視之果然徑比通雷公殿者險尤數倍下轉小溪有石長數丈嶙峋可畏鄉人云必努力摸此而過不然則下屬龍王居矣余爲斂跡縮縮而度既過喜出望外見一石中立名爲倒掛觀音深入有兩石雙立如門號爲龍門門下有石鼓石鐘叩之分雌雄聲其石之巉巖聳拔酷類人馬旗戟者甚多以遠險不能徧視門內爲龍潭水聲如灌但欲近龍潭上下石皆逼合中流孔如管深半里餘果如龍所出入者人皆低頭而進至潭水黑如油旱歲祈雨者俱於此投符去潮水卽應用壺汲回雨壇上便可致雨其潭之靈應如此鄉人云抵此須解衣浮水而過方可入遊亦得之傳聞

今無人到也予於此猶有貪想然自早至午酣遊不覺忽爲鄉人引出如夢中得醒驚愕不解世事奇况佳景不可再觀反問於心亦如夢中所見也圖此以告人恐亦以余爲說夢云

末山九峰崇福寺記

李凌漢

末華南爲衆山母孤聳怒撐高直欲破天濶數十里復蔥
邃人跡所未履者半卽可登處亦非強有力者不能予常
及腰一望江河塹埽如樹果衣帶間至絕頂殆與彼蒼握
手矣幾不知有人間世也山有九峯最盛遠眺羅列森嚴
如轅門戈戟可畏起伏端拱如清廟中威儀楚楚可像秀
媚如新花嫩柳耐人愛玩幽異則又目所未經者迨次第
攀登有峯兀突無甚茂林土色敵金隨日之出入絢縵有
光燭上下因名翠霞右一峯爲蒼玉極秀多怪石堯堯學
學雲精屬銀影入蒼苔庶幾古所謂錮玉以璞者其種宜
從崑岡分得有峯枝鮮蕊秀似芙蓉欲飛出臨水者古人
多以山爲芙蓉故茲山亦踞厥號云俄有聲瀟灑聒耳衆
聞之色懼謂此地胡爲白日飛霹靂聲予嘆曰否過此卽
清流峰故聲向此中聞及峯足驚濤射目不便躡上用袖

拂面徑小險兼膩滑扶石強步見一條水澗鹽飛練白中
有魚走見魚於山亦是奇事踰頂水從石出潞淪淵潏照
見鬚眉如鏡而樹翠草珠沾衣皆濕似在雨後來雖盛暑
山深苦寒慄欲曝之不見日爲峨眉峰嶂也從此峯高數
千丈爲諸峯巨擘或名鵝公堆云居末山中與視他山雜
嶺亦若扶餘國王入見太原公子不勝僂僂屈折而灑落
逸飛又大有王夫人林下風味對面兩峯雙出曰飛雲曰
雲末越谿過雖高不及峨眉而壁立無路後詳視之或可
從石上捫援奈我欲看雲雲來撲眼恐顛莫之救遂指而
嘆曰我不得上子亦不得下何相絕乃爾有爐峯在山之
左往觀迷途數折而始見其峯石聳峻如爐尖拔筆上其
色類古銅每有霧氣縹緲從頂上出謂之香爐峯也亦宜
聞此可通天竺峯從左出得路僅一線跼足而至萬竹如
織鳥獸多家焉有坵墟道場相傳有仙人騎鶴而去亦無
所稽考然峯之九各出一奇乃環抱迴擁四面崔嵬中獨
布數十畝地可構室廬者應爲飛錫家黃金界也果唐之
南平王鍾傳歟之相傳王以平寇功成終祝髮於此今猶
有礎大丈餘高四五尺者爲豐林隱沒予親披視不勝銅

駝荆棘之悲矣古木千章竹萬個種有方者筍在秋月衍
蕃甚予嘗得食老藤掛壁若龍蛇狀石大小不一五色雜
出或伏或倚皆成奇觀寺有兩徑其一向山泉入常有水
瀉其水由觀音洞來度一嶺不甚高迂曲難行嶺盡有一
巷深里許巷口大楓數株兩傍林皆高密合覆不漏天遊
治郎過此骨采必不是人間色路下有小江春夏怒吼秋
冬非久雨常涸泛此江始見寺轉短灣有大池往年深沈
多魚近則底沁不蓄水予常以爲怪池上有一斜岸產芭
蕉遊時正茂適雨蓬蓬若助雨聲時風舞又若干手拂搖
蝶筵樣登此便近山門原爲接室後屬榛蕪遺兩石獅甚
工巧不知創自何代及細閱眉目亦殘缺不全古可知已
寺右離數百武有兩山一名鯉魚一名獺山欠端凝有奔
走之狀故古讖云九峯山前獺趕鯉是也山勢欲連中爲
入寺之又一徑所間徑平坦可雁行乘輿馬者多由此山
下有古廟遊人疲倦者可暫爲郵舍其入寺渡小江亦同
寺中田園甲鄉於今什不存一蓋盡入尋常百姓家耳禪
宮樓臺數十所雖屬頽朽而故蹟尙可指所恨內多名人
顯宦詩扁沾入塵土不留後人一日故人皆言九峰寺不

知言崇福而予亦不知何一老先生所顏僧鍾靈成祖者
十餘人考之傳燈有名鉢雲大覺尼了然者了然講道於
寺山左聚徒五百山間老氓有能爲予言道塲所在者寺
中水不勞僧挑剝木遞接自達香廚其水卽從清流峯下
分者寺左出有祖師藏身古塔山在飛雲峯前石表嶺背
姓字盡隱沒側一松蒼老每當寒夜風雨時颯颯作老人
啼過此復能作笙簧聲寺多雲日夜大半在雲中山高日
月光遲而短地常陰濕得日則嵐飛霞映石紫水碧睡覺
時恨生不是畫師月臨山景尤佳露色風籟猿啼鹿鳴間
有虎嘯如空中八音雜奏雨則煙霧朦朧天地一色咫尺
不見物花鳥常有於春獨續紛山山有水聲草木茁出適
夏驕陽林翳薰風柱引石氣泉陰每來涼人竟是水壺境
界雖遍走不惱熱秋多霜繁風裂木葉脫兀然多松竹林
仍不減色遇雪下最深積幾欲隱屋時有落木聲駭人數
十日不消恍如人住玉山上而良晨好景則參差予常溫
看愈故愈新不能盡出楮間觀予記者庶莫張眉然否

重修地藏庵記

山東學憲蔣允修
江南人

世傳九華萬峯搏雲翠壁千疊若參差齒蒼蠹亂虛空登

之者俯仰一世見雙輪如九大地若塊瀚海浮杯江流橫帶奇勝殆不可狀而地藏佛祖脫屣去國愛其勝而現不壞身於此至今一龕金粟趺坐儼然智燈青熒浩劫不晦直使天半青蓮香光滿於世界其人真足與天地同古彼慈航渡冥海慧眼破幽途禪宗空幻之說又烏足異華之僧體初持鉢來筠寄跡敖邑得地藏之廢庵而新之欲高爽敞塏倍於舊址夫以教土之磽民之困當事蒿目余以攝郡督稅兩至其地田半汗蒸人多鳩鵠急敷條議爲請且夕之命未幾謝事不克竟所欲行無已捐俸代償積逋什一僅了一時之隱念嗟嗟教民之力竭矣而體初者以一釋子力能使善信捐貲擴犬其宇則苦空之行必有足以動人者今地雖不敵九華然吾謂地藏之於世界猶蓮之有色有香也彼華嶽池中十丈清渠如船雪藕百千萬億其香與色固足以沁人心骨而橫塘曲沼一蕊一萼臨風欲語時其香與色亦豈有不在耶然則此庵也非九華之一蕊一萼哉屠維作噩季夏之吉僧乞余言爲此庵記因書以授之時康熙八年己酉孟秋

奏減浮糧記

邑令劉啟泰

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後世頌之曰明德遠矣曰克配彼天故夫澤及一物恩被一民念非不美桔槔之惠耳不足傳卽傳之不足以垂萬萬年動萬萬人思也若乃以萬萬人生命所關一旦出之水火登之春臺鏤銘金石不足以報則卽以頌禹稷者頌之豈云過哉上高彈丸邑幅員不滿百里民力耕茹荼依於本業然山高河束十日不雨則旱五日積雨則澇田磽賦重疲於追呼中人之產百家無一二戶焉宋以前田賦罔稽元科民糧二萬四千八百九十貳石貳斗五升僞漢陳友諒部將劉伍竊據瑞州假借辦

各色一石添爲二石上高糧倍科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八升二合六勺明太祖滅友諒高安老人黎伯安希圖爵賞仍將僞漢借徵冊籍冒獻遂爲成數里民赴闕陳情明太祖謂版籍既定不便更改伯安極刑處磔而里民僅荷永不加派之旨歷明二百七十餘年累控累允累擬具疏入告顧值中外多事需餉孔艱而輟由是蒞茲土者被叅被罰十有八九視敖陽一片地爲畏途

國朝順治十年右布政使莊巡南道安入覲

世祖章皇帝諭諸覲臣如有地方利弊各官具奏莊安二公

洞悉筠郡三邑暨袁郡虛糧積弊重困具本 題奏疏下
巡撫蔡諱士英總督馬諱國柱會 題部覆奉

聖旨備查元季明季冊籍瑞袁二府科糧獨重或係地膏腴
或從前誤編緣由勘實本司移行守巡道各府縣欽遵確
查時縣令漢陽易道沛遍採縣志得嘉靖二十九年知縣
陳廷舉縣志詳解上臺而高安以附郭近縣先將前守陶
重修府志解上臺據陶志載三邑浮數不同減亦如之順
治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奉

聖旨瑞州府淮汰浮若干萬石內上高若干萬石於戲二百
數十餘年之沉疴良醫概曰不起忽蒙題減

皇恩憲德並垂不朽揆厥所自誰實始事哉歲在壬子春啟
泰始奉檄蒞上高越癸丑春奉部文院司道府移文到縣
取縣志解部彙修一統志而陳志嘉靖以後事俱缺且刻
本蟲蝕幾半幸田賦欵內元科明倍科其數尙存雖衆望
未厭而浮糧十分已減其七豈惟上高民世世頂禮從茲
以往上高令人人頂禮尸而祝焉曰功德若莊安二公仙
佛持世弗能過也蓋有其志無其事不爲功爲德有其志
有其事而或阻於時勢之不偶亦難以見功與德伏遇

清問下及昔之叩闈而不可得者二公以口陳得之天平人乎人哉人哉是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穡一以爲明德之遠一以爲克配彼天二公功德若此以之上媿禹稷夫誰曰忝歟而上高民沐恩更不止此病有標本汰浮拔其本蠲荒蠲逃今又治其標啟泰屬吏也颺言諂矣雖然功德相類一統志其能遺乎上高志何足相重時康熙十二年五月也

清理上高漕務記

毛達

積貯天下之大命

國家設督撫郡刺史統理兵農復立漕院糧儲道暨各府別駕等官專以職漕爲任三筠少府龔公自康熙戊申孟夏下車能其官是歲孟冬三韓劉公登科來守善政流行公猶以督儲稱協恭蓋任專則弊悉積弊一革則諸利永垂凡漕中所得爲而爲之事與漕外所不得爲而爲之事公一一優爲之三邑感公德靡有涯涘而敖爲最敖疲邑也土瘠賦艱累經兵燹人多遠竄大吏極力撫恤卒招之不返戶愈逃田愈荒漕愈逋前官監兌往往貸借南米以補缺額逮嚴督求償羣剥膚而伐髓矣公規畫有法弗更

俟挪移而惟正之供不旋月而辦前辛亥苦赤旱又軍需孔亟公奉上催漕乃分別逃荒土田戶口不使奸蠹以僞淆真查其實荒實逃請郡詳上題蠲庶令轉徙他鄉者歸籍可指日待

國儲賴焉敖水涸舟少計通邑只三十餘艘耳胥役託名兵米遍緝賈航居奇饜意仍私縱之去致舟販不通飛輓越阻公立定例備價僱募而舟楫踵至歲供豈復憂其少壅哉郡別駕爲冷署廉俸無幾公累年悉捐以買米代贖敖逋至歲有挑夫脚米八十餘石又解囊給發載米以足課徃敖漕米收差每米一石索費銀一分相沿成例公力爲禁革他如法防甚密陋習俱除旗家之需索自歛斗斛之侵蝕莫容迄今俱遵以爲準何敖人之邀公仁恩無已也公賦性嚴介蒞吾筠六載啖冰茹蘗清操峻節人爭羨之常於監漕清兌外率諸生講藝課業親行賞勸遊其門者罔弗藉以曲成凡此所爲漕中得爲而爲之事與漕外所不得爲而兼爲之事公蓋一一優爲之也夫爲上爲國爲下爲民於儲糗則爲之去其宿滯焉於土田則爲之審其荒熟焉於逃亡則招之待其復業焉於載米船隻則募

重刊一高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三三三
之令公私兩利焉而公餘無事於諸弟子員則又誨之育
之使皆有矜式焉且暮間業宏黼黻紹美夔龍海內蒼生
鼓薰風而歌康阜而載道口碑豈僅在敖山蜀水間也公
福建閩縣人諱其裕足子其號云

常平倉碑記

邑令楊寅生

積貯者民生之大命也我

國家常平之設所以備凶荒而濟民困法至善矣然貯之
不得其地則歲久陳因將燥濕之不時侵漁之弊以乘於
以上副

朝廷下慰閭閻其謂之何上高蕞爾邑漕倉數楹而外別
無閒厥可以積貯余惄然心憂思爲地方圖一勞永逸之
計不得不經營區畫爰在縣治之左循布政行署舊址建
倉一所平其基地庀材鳩工前後左右結構四十三間堂
廡高敞一望秩然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由是而斯倉斯箱
有實其積一勞而永逸矣是舉也經始於辛未之秋不三
月而落成費竹木磚瓦灰石丁頭會計約七百餘金絲毫
不擾於民間力作咸以工價不惜貲財不憚勞苦庶幾積
貯無虧可告無罪於吾

君吾民云爾豈以其名哉夫天下事莫難於慮始而易於圖終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後之人與我同志以時葺之則有基勿壞余能無望也夫余能無望也夫是爲記康熙四十年辛巳夏四月吉日

奎壁閣記

訓導嚴開禧

古敖陽西江名區也峙敖峯帶錦水山川秀傑之氣發而爲光明俊偉之儒考之邑乘匪獨甲第蔚爲國華卽理學忠節之士代不乏人雖一邑風會所鍾而亦學宮之壯麗有以振興其士氣也學舊有明倫堂在大成殿右兵燹之

後鞠爲茂草茲之明倫堂乃舊之金石書院也堂之前舊有頭門門之左相傳有青雲樓所以盡通邑之文筆作文廟之環衛者今不可復覩矣庚辰夏余奉檄司鐸於茲見其門垣傾圮心竊傷之適邑中諸同人以興復請且曰不朽之業必待人而成先生以斯文爲己任願首爲之倡余因屬數語爲引以告縉紳先生無不樂從以機緣未就事權不一而其事遂寢迨甲申之秋諸同人復請於予曰數年來凡學中之宜建造宜編葺者業賴先生漸次舉行矣而明倫堂之頭門可終聽其參差若此乎門右之空虛可

不新建一閣以固其關鍵乎予曰唯唯乃捐俸庀材卜吉經始而諸同人暨父老輩亦遂爭先樂輸共勦其事不數月而工告成顏其閣曰奎壁蓋欲聚奎壁之光以大發其文思而黼黻乎

皇猷也諸同人懽忻揖余曰微先生之力不及此余曰微諸君子暨父老贊勦之力不及此嗣是會課之暇偕諸同人登閣而縱目焉見夫遠水遙岑翠靄而空濛竹樹煙雲掩映而變幻則觸處莫非大塊之文章也見夫風帆雨檣破浪出沒沙鳥游魚與波上下則遇物莫非飛躍之靈機也

況乎金石作其鎮鏡山列其屏欄迴夕照斜流飛閣之丹簾捲春潮倒聳層巒之翠悠然以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又何莫非造物者之無盡乎吾知四時之風景皆於是閣焉收之千載之文運卽於是閣焉之從此發而爲光明俊偉之儒一如昔年之人才蔚起理學忠節足以昌聖道而開來學藉以答

聖朝崇學右文之至意此則余今日之大有望於教之人士者也爰叙所由以鐫諸石時康熙四十年秋七月

裏陂記

邑令王 櫟

裏陂水利灌溉三千餘畝前人屢修屢廢康熙庚寅歲賴
天子神聖嶽瀆効靈經始於八月十五閱六十日而陂成越
明年建水神廟於河干之東知縣王樞記之曰陂之難也
舊矣今何爲成之速也有天道焉有人事焉嘗考志載前
此有志修復者如江君湘黃君權趙君剛陸君時雍楊君
寅生李君援皆非不殫精竭慮樂觀厥成而卒以未就而
輒去而今日之成乃在予履任之年毋亦有監於此而速
成之歟夫陂之難難於安基岸南沙土易潰水從石縫湧
出深可丈餘直當河流之衝從上流築壩截水隨耳隨盈

猝難施功又以晴雨不常溪流易泛未出水面而旋就衝
突夫人之材力未有相什伯者而每不能與造化爭則舉
而歸之於數斯亦無如何矣今之成得禱於神而泉底不
湧岸土不潰旬月不陰雨河流不衝突水落石出隨車隨
築夫是以簣土俱成碣石而人心亦無惰慢也譬之爲山
前此諸君爲其九仞而余特成於一簣抑前此漸次積累
似爲其易而今之扼要爭勢畧爲其難謂非天之作合然
歟至於人心之踴躍赴功趨事則陂首之功居多附近居
民有黃士鸞等數年前醵金約會積穀生息得百二十金

是年春鳩集工匠伐石開廠燒灰作土停鑄以待而費用不貲會予視事環叩於堂余乃捐給銀米親身倡率間日往來合之以人事之勤而陂於是乎成建廟以祀水神非直云報也陂前後數里皆荒地舟人往來不便者乘夜掘毀又陂成水聲如雷聞於河南勞松諸處好事者以陰陽之術蠱惑近陂有廬墓者謂其不利而陰起而掘毀之前此屢修屢廢未始不由於此今建廟以示報功募僧以資看守復捐俸金於陂俾得歲加高厚庶有基勿壞以時蓄洩而旱澇無憂行見桑麻潤澤澆瘠變爲膏腴砥柱安瀾

勺水皆成帶礪陂水蜿蜒阡陌間如紋如帶附近廬墓方且資其廻抱得其利賴而又何陰行毀賊之有建廟約費百餘金輸廟地者晏姓輸廟田者趙文凡樂助赴工之衆並勒於左

狀元洲義學記

黃光復

錦水依城而東有洲曰狀元突起江中縱廣百餘丈水分燕尾洲盡復合儼然有迴瀾砥柱之勢然千百年來生面未之開也歲辛卯邑侯王公方遷建學宮大興工作忽告於衆曰狀元洲學宮鎖鑰也治其本兼當治其末葺之建

樓之設不可已且縣治前有曹氏侍御坊頽廢久矣今爲之移豎於洲兩得之道也衆喜甚曹侍御諸孫尤感激過望遂披荆棘定基址首豎坊距坊十數武構莽莽之後雜灰石沙土築而高之乃建樓扁之曰敖陽書院四週植松柏樹竹資庇護也工竣命復記其顛末復惟城郭郊原之氣多鍾於水水聚則滌繞網緼乃兆嘉祥散則否况敖土綿氣薄尤不宜散宜聚故務所以畱之畱屬具凡改一檐蔭一樹無非具也茲且有莽翼然有坊巍然又有斯樓之傑然則夫滔滔而來者得此坐鎮不滲不漏其畱之之具

不已大且完乎若乃敖之人士藏修游息其中一屋不疑置身蓬壺仙嶠聞潮音梵響應和書聲覩前賢之表額則欣然起舞時或登樓眺望萬象森羅朝夕變幻皆可以發人佳思開擴心胸豈僅爲遊觀之所而曰此敖陽一佳麗地哉是役也捐俸若干樂助若干糜費銀兩若干始於辛卯越明年壬辰告成文峰翠嶺與學宮相掩映人靈地乎地靈人乎祝公之功殆與錦水俱長矣於是乎記

重修學宮記

黃光復

皇帝御極之五十一年上高邑侯王公遷建學宮五閱月工

畢敖之人歌舞公功相率而屬記於復復曰予何人烏足以鋪張盛業無已若各言之予擇之或曰邑有學舊矣明季兵燹

國初當事急於釋奠遂以僅存之明倫堂葺爲正殿地脉偏規制猥偏敖之人物科第不及前漸遠乃合詞以遷學請公亟諦視則曰復舊善功在明或又曰窮變通久唯公庸但工費浩繁欲待之秋成以後公曰待無已也斯速耳矣功在斷或曰是舉也公慨然自任而究不自任既具文請於郡守趙又命諸生請於督學冀報可而後行之且凡

所興作必折衷衆論要以盡善爲準功在虛或曰事重矣公焦心勞思繼日待且經營而課督之雖風雨沍寒無所惜功在勤或曰從來蒞茲土者非盡無所建置然總攬大綱節目多未之及公精神細入無間陶荆州不能過功在密或且曰始靡裘繼袞衣民難調也茲者勸勦捐助鄉城響應乃至匠作諸色人與書役之奔走細民之荷畚鍤而來者鼓舞趨事若不知其然而然况地利天時一時湊合功曰誠足以感或又且曰始吾輩之請於公也惟建正殿於舊址而已公則移今大成殿建於更上一層體尤尊氣

尤厚東西廡及大成門概鼎而新之餘僅櫺星石坊耳其舊殿舊廡舊門增修爲啟聖祠爲經義治事齋爲明倫堂爲庫爲廚外此種種規劃大抵適在人意中而又多出人意表功曰才足以運或又曰

朝廷尊師重道文教誕敷泐泐乎超越前代假令承流宣化積數十百吏如我公文翁不得專美矣功曰勸忠或又曰聞公修黃平學捐貲可二百金今日之役費近千計樂助自郡守而下共五百餘公捐俸且三百有奇是居鄉出宰一以學校爲先功曰知務或又曰今日新宮煥然扞人

襟抱敖之人士感公之修學而自修其學將必有文章氣節勲猷理學之輩接踵而興上之黼黻

皇猷次亦任專城之寄以沛澤一方皆公之所培植而遠被之者也功曰教澤無窮予曰合諸說顛末備矣即以勸諸貞珉可也雖然同志識之公之功如是則敖之所以報公者豈此一片石所能盡哉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

近聖書院記

晏斯盛一齋

儒者學有本源不落枝葉則治不煩苛急所先務而其大者及於天下後世次亦行於方州傳之無窮明道程子於

宋神宗時請徵儒碩萃於京師教於大學而叙其成德者分教天下所以發明董子興學養士之意甚詳其時雖未施行而自哲宗以後遞及元明天下漸次興學至我朝而學校之教大備尊崇踰前代且於其間開設書院而州縣之賢者必有義學以教子弟以盡父母師保之恩以助

天子

作人之化蓋天下之盛久矣在位者既上比思皇而野處不暱者皆彬彬有造大州城邑鄉閭里巷傑者秀者敏慧敦篤者若絲待縑若璞待雕深造而優入之皆為世用

上高敖山蜀水鷺鷥白沙之間洲號狀元亭名探花秀傑英敏有造之資魚魚雅雅相需以成而膏火不繼講買無資者往往而有邑宰周君蜀中名宿早登賢書乾隆十一年秋來治上高甫下車即惓惓加意教思清出前令李君援逮君選所置義學田共一百餘畝署縣趙君頤捐存銀五十兩并紳士里民樂輸足資膏火而學舍久廢力捐廉岸購買柱礎謀之紳士卜築類宮之西正屋二進十間從房二十六間顏曰近聖書院棟宇簷阿有嚴有翼面山臨水望景允臧落成延名宿為之師而公事之暇時來講論

而親課之人文之盛將有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者此以知學之必有本而治之必觀其大急所先務也昔程子之令晉城也鄉必有校暇則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明義理民之以事至縣者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力作相助患難相恤孤癸失所皆有養政之次第舉者規模先後駸駸三古充而達之天下事功當更遠且大也周禮大司徒職養萬民而教之事居其半治顧不有本哉先務顧不急哉乾隆十二年五月記

重修城隍廟記

李實

國家建官蒞政容蓄兆民必有官廨衙署輿服旌旄儼然人望而畏之然後體統尊而治功成夫邑有長吏且不能露處以治萬民又况生前之功著旂常身後之封膺爵土如城隍之神可不崇尊其廟貌哉蓋城以衛居民詰奸慝節內外肅晨昏有益於民最大隍卽城下之池也凡天下郡邑道載祀典者除文武廟外惟城隍與社稷並著然城隍以廟祀非如社稷以壇祀也故每月朔望郡邑守長必躬詣祠下盥薦行香邑人四時皆得祀又非如社稷之神止於守土者春秋二祭也吾敖土瘠而風淳不崇淫祀凡

水旱疾疫則禱於城隍而神之禦災捍患其應如響舊有
祠在縣西去躍錦門不數武自宋明迄今幾經修葺而風
雨殘剝廊廡湫隘近且大懼傾頽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屢書大有邑中好義諸君子矢志擴
修協力徧募四河五鄉人無不踴躍願輸者其調度經營
不辭勞瘁則督捕廳王公錦之力居多焉是役也鳩工庀
材經始於乾隆十五年二月未幾一載工竣其廟有後殿
麗以元妃中祀正殿巍煥赫奕神所憑依門開八面工巧
而不濫技精而得正正殿之外爲丹墀石欄獅座位置天

然丹墀之左右爲兩廊青邊粉幅雅堪題咏丹墀之前爲
戲棚丹楹刻桷金碧輝煌美與廟稱瞻拜之餘低徊留之
彷彿身遊月殿矣大門之外爲兩廡駿馬健兒凜凜有生
氣古有驚帆拳毛不是過也然則斯廟之成其所以壯神
威而綏福履者詎有涯哉抑嘗考之洪武庚戌詔言漢將
軍紀信解高祖榮陽厄天下忠之因崇祀爲城隍以致命
之日爲誕辰然誰楚之舉在丁酉季冬非五月二十八日
也元吳草廬先生謂穎陰侯灌嬰提騎兵下豫章七十餘
城不血一刃江西之宜報享者其穎陰侯乎竊謂廟貌之

重修縣志卷之六
四四
崇敬以成禮禮以養人今必求其名姓以祀之亦神道設教之意爾然則予之所云功著旂常封膺爵土者亦本草廬先生之說也故不揣謏陋而爲之記至於邑中董其事者則里民鄭肇正等例得附諸貞珉以垂永久焉

重修縣學明倫堂記

訓導徐洪憲

學宮爲首善之地而明倫堂實爲敷教之所古帝王興學立教鄉有校州有庠黨有庠皆所以明其人倫也上高學明倫堂修於康熙壬辰迄今七十年矣堂門廊廡久經頽圯余自戊戌涖任之初卽倡議興修而事不果行又經四

載敗瓦頽垣過者心惻焉夫梧桐高則可以棲靈鳳巖嶺秀則可以韞美玉任其頽壞不振無以爲育賢養德地而欲敦倫飭紀其道何由幸丑秋邑侯福山蕭公蒞任目擊敝壞集四河紳士協力舉行諸首事先揭公費四百金以爲倡而合邑士庶踴躍旬日之內集費千餘金於是恢拓舊規更其敝陋柱易以石壁衣以板地鋪以磚椽棟榱題悉更以樟杉名材南敞崇檐北固堅墻壁瓦鱗差瑤堦肪截穹窿宏敞視昔倍加改建庠門高加舊十之二廣加十之四左右翼以齋舍護以遊廊長垣繚繞畫檻週遭其左

重修高湖書院記 卷一
四五
舊有關帝廟併從而新之其右案卷房亦爲更新而改爲
孝義祠因舊祠傾圮遷建於此所以妥衆靈而崇正氣也
興工於辛丑仲冬落成於癸卯初夏糜金錢百三十餘萬
皆通邑紳士耆俊所樂輸者執事卅餘人類皆忠廉勤確
之士自始至終不惜勞瘁乃克告厥成功自今而後施教
有地居業有方會萃羣英養育人才可以沈酣於詩書之
府雍容於禮樂之場矣由是修其人紀叙彼天常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仰副
聖天子教以人倫不使近於禽獸之至意豈非吾學校中之

厚幸哉余愧不文爲書其大概紀其年月以勒於石時乾
隆四十八年十月日也

高湖書院記

傅崧松山

壬寅歲大有比年來舉族中一切應行事巨細就緒族父
老因事理人輯兼值年登僉議衆建書屋爲興文育才地
而命予首倡予曰唯唯此素志此盛舉責容諉哉先吾祖
父時曾建書屋於居址之南以作關鍵一時讀書其中者
多登甲科古稱發祥地云其頽戶敗垣幼時猶及見之今
其遺址固在也荆榛瓦礫滿目荒烟徘徊歎息久之今何

幸有此舉耶或詰之曰此汝支私地也物各有主非衆所轄孰敢假之予曰否否書院公物也毋論力不必自己出卽力能創垂而千里百里凡得誦習其中者皆若已有也已有之與人共之豈衆營之而已或靳之乎私其地甚無謂不覬一緡惟所欲爲毋後言族父老曰達哉汝言是也相與審曲面勢取材度工經營幾闕月規制廓於前四面峻牆垣厰內爲花草地亦不甚施丹雘未踰年而落成題曰高湖書院夫高者惟山深者惟水性就卑也以高名湖異哉曷取乎曰凡環族皆山也凡聚族而居者山之最高

處也山上出泉涓涓不息疏濬之成湖既深而能容抑高而不涸命名以此有所取也曷足異雖然異矣夫天下之物卑者一無所見聞高者無所不聞見當其憑欄四顧目曠神怡無景不入西望末嶺九峯參差晴雲舒卷千巖萬谷爭奇競秀頓覺朝來爽氣襲我襟懷俯視錦江一帶如練浪靜心平風來面皺帆影漁歌上下出沒漸聞破石水聲與讀書聲相亂美哉河水洋洋可以樂饑後枕東山古木偃仰挹露迎風禽鳥引吭其上如聆一部笙簧令人有天際雲璈之想隔里許帝閣南峙鐘聲風度居高聽卑聾

曠忽啟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吟咏之餘竊幸有此感
觸北傍族居烟火湊集見見聞聞豈免雜沓然在水一方
不卽不離固絕囂塵毋虞夜警不相妨轉若相助頗稱山
中快事然此皆屋外景也其步步引人入勝則有堂闢方
池環底皆石玲瓏透峭狀若虬龍天然自妙卽使人力爲
之亦不能到水厯秋冬不竭金鯽充牣其中浩蕩活潑一
時遊人學士盤桓永日咸歎觀止是以披襟午坐臨風磅
礴把酒夜話對月眠遲堵靜草深紅塵不到窻空几寂逸
興欲飛一邛一壑一景一趣無不可於臨高憑眺收之几
席若夫昂首霄漢寄情雲表置身其中遊神其外則又如
憑虛御風飄飄乎高不可攀矣又烏能名其高之微妙乎
哉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邑人晏善澄

聖人之道範圍後世而彌綸於人心故其食報也遠其尊
崇之者莫不極其至昌黎所謂社稷孔子郡邑通祀而勾
龍與弃不能並孔子之尊崇者蓋本此以爲言吾邑
聖廟曠修者數十年矣嘉慶五年邑之人士聚而言曰廟
不修且頽又舊規隘不足以妥侑聖靈盍擴而新之於是

謀諸好禮之家得百數十人皆願輸貲爲之而其中又有
十餘人者慨然身任其事一切經營奔走鳩工庀材常川
董治責無旁貸始於是年之十月考於八年之五月閱四
歲而廟以成其地則居縣署之西北其形勝則枕山而帶
河其構造泮池之前有樹石若坊者爲櫺星門由泮池而
上者爲大成門門綴天田星於其上卽石坊之所謂櫺星
者也又上爲大成殿殿後爲啟聖祠祠後爲明倫堂大成
殿廷之左爲東廡其右爲西廡大成門之左爲名宦祠其
右爲鄉賢祠宮牆之東改舊建明倫堂爲文昌宮此皆遵

時制而爲之者也由東廡而上爲節孝祠爲義行堂以樹
風聲焉由西廡而上爲奎宿閣以佑文明焉此皆以義起
而爲之者也總而計之其基之表則加於舊址之七屋則
倍之周以繚垣異以珉楯隆棟石楹高明壯麗落成之日
邑侯兩師儒少尹尉史率薦紳弟子員行釋菜禮父老聚
觀有嘆者曰堂哉皇哉今忽有此乎豈非吾邑氣運之盛
適際其時哉才者乘時而起諸君子勉之言未既有應之
者曰匪惟氣運之盛其輸貲諸君實能知所尊崇以建此
不世之功耳又有應之者曰輸貲者之知所尊崇固然吾

尤謂身任其事者俱克勤廉兼盡咸孚衆志故能於作廟之外修京都之會館以安仕進建郡城之考棚以惠生童新學署之門楹以肅觀瞻而邑侯師儒少尹尉史亦得相與以有成也噫觀於諸父老之言而知聖道之彌綸於人心者果無間也公好之語卽不遺道之一端則聖人之範圍後世而食報無窮者孰謂祠宇之建可不極其尊崇耶邑之人士欲刻石以示來茲遂書此以爲記嘉慶九年甲子仲夏之吉

遊葫蘆石洞記

邑人晏善澄

余讀明史竊謂劉誠意負伊周之畧學在宋金華之上太祖不與參政事而乃用此迂拘之李善長至今惜之當元季運終豪傑並出太祖起平二寇正名號定鼎金陵使畀青田心膂師傅之任當可軼唐漢而復三代烈計不出此遂使後世陋儒徒咨嗟於殺運之未終嗚呼此治道不古若皆由有戰臣策士而無宰相故也聞父老言青田嘗爲高安贊府受書於上高葫蘆石之曾義山盡得其秘始知天象乃挂冠杖策謁太祖於金陵今義山秘書不傳流俗之人徃徃以織緯之說擬之是評義山並誣青田也夫青

田之畧不亞留侯學宗孔孟更與黃老異豈無稽術士足以動光明磊落之懷者然則義山其黃石公之流乎士君子懷瑾握瑜不獲見用於世而天意所屬傳之其人並不屑著姓名文字以自表見義山之爲人概可知矣戊寅秋友人約登葫蘆石叩其洞則迤邐嵯峨虛冲透剔可容數十人四壁光明如鑑徑造其底丁丁應履聲乳積蘚厚幽寂可愛想見授書之處低徊不能去起陟其巔曠然四望顧謂友人曰夫人患不能爲有用材既有用矣又有遇不遇之嘆其或遇矣而又不能盡其材余於青田益重有感

也余以青田故欲求義山之學而傳之以證流俗之誣而不得概記此遊俾好事者尙知前賢踪跡所在云

向若軒記

習家駮

羅姓濱盧江而居江據望蔡上游濫觴於康城金鈎嶺黃蘗山台黎源藏溪諸派下達錦水滙豫章更厯千數百里由金焦二山人於海浩瀚之勢印浦而大楊子所謂學海者非歟羅故邑中著戴資富能訓風美一時予曩遊於仰山居士家塾心儀蓋久不數載而諸賢父兄復軒其側而向若以名嗟乎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君子所到必觀

以其似乎德也吳立夫謂胸中無三萬卷書目中無天下
奇山水未必能文今使儒者識同窾啟智等瓶挈守一先
生之言而暖暖姝姝沒身將不復振否則文雖多而行不
能思其於物也增井之龜尺澤之鯢孰與夫窮島嶼之濼
涸南滄北浹東演西薄以極天下之大觀哉嗚呼此曩者
河伯之所竊嘆而是軒之名以制義爲有取爾也若於水
爲海神若之言曰方存乎見少若海處而若不自大不大
故大也彼篙測江指測河禱味者無論至乃克夫大之倪
則又沼視溟渤杯視滄波吾於是信海爲大吾又烏能信

夫大之止於海然則爲海說者猶未足以况吾學而特病
其窮大而失居要於向若歎觀止而已且夫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非有望洋之驚也非有尾闕之洩也又非有自崖
而反愈往而不知所窮也昔者張子偉杖策獨行從彭蠡
經洞庭窮搜極覽以盡天下之水嘻甚矣僊士人筮簧五
典金玉三墳子爲增深之川經爲道義之淵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開台怪駭驅濤湧雲海不在水而在學者方寸
間矣孰傲傲焉以漫遊爲事今而後羅之諸俊彥涵茹萬
有吞吐百家於以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孟子曰觀於海者

難爲水吾爲轉一語曰觀於水者可爲海卽盧江而思遠到軒之名此物此志也於是乎書

滙海書院記

簡昌璘

乙未孟冬余至梘頭村見宅前有書院甚精雅詢之則族姪得之昆仲遵母命而創成者得之謂余曰父已棄世母承父意惟以教子孫讀書爲要務命建書院於此以延明師余聞其言而深有嘉焉先哲有云至要莫如教子至樂莫如讀書賢母以此爲要務洵可與古之晝菝和丸者媲美而有子克家肯堂肯構亦可謂善體親心光昭庭訓矣

予周環循覽折山靈鳳藍水遊魚湖塘夜月義城卓筆交相輝於前後左右其地爽塏其堂軒豁可以開曠胸懷其室靜深可以收斂心志旁植四時名花讀書之暇賞玩題詠亦可以陶寫性情外環以牆牆外有塘距宅雖近而若遠蓋別有一境焉左題曰東壁象天文也右題曰西園表人文也得之昆仲曰東壁西園借取其意云爾請因地而別命以名余觀書院之前襟帶大江風水相遭有自然之文焉究其所至以海爲歸顏曰滙海可乎曰可請疏其義余思聖賢之學每取乎水山下出泉其卦爲蒙君子體之

以果行育德爲作聖之基水洊至其卦爲坎君子體之以
常德行習教事收心亨之效晝夜不舍恒也盈科後進漸
也推其始則發於原泉要其終則放乎四海有本故也觀
水必觀其濶卽可以悟源也水之發源遠矣惟其有本是
以流而不息滔滔滾滾以至於海君子之學亦有本焉濬
其虛靈之體蓄其時出之源引其流動之機導其嚮往之
路循序漸進深造逢原達賢關入聖域卽如江水之注海
焉航海者必先由江其知所先後之謂乎學海者必至於
海其止於至善之謂乎吾願肄業諸生以水爲鑑志必期
於遠到功必求其有成毅然以希賢希聖爲歸斯有合於
滙海之義若夫乘風破浪一日千里亦有志者所可至之
程也更於肄業諸生有厚望焉是爲記

重修上高縣志卷十終

重修上高縣志卷十終

五十四

五十四